

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

胡適

傅孟真先生昨天在大公報上發表星期論文，討論學校讀經的問題，我們得了他的同意，轉載在這一期裏。他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提倡讀經的諸公所能了解（雖然不肯接受）的。但是其中最精確的一段，我們可以預料提倡讀經的文武諸公決不會了解的。那一段是：

經過明末以來樸學之進步，我們今日應該充分感覺六經之難讀。漢儒之師說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憑，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說詩書全能了解。有聲音文字訓詁學訓練的人是深知「多聞闕疑」「不知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麼，今日學校讀經，無異於拿些教師自己半懂半不懂的東西給學生。……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一旦拿來給兒童，教者不是渾沌混淆，便要自欺欺人。這樣的效用，究竟是有益於兒童的理智呢，或是他們的人格？

孟真先生這段話，無一字不是事實。只可惜這番話是很少人能懂的。今日提倡讀經的人們，夢裏也沒有想到五經至

今還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的東西。這也難怪。毛公鄭玄以下，說詩的人誰肯說詩三百篇有一半不可懂？王弼韓康伯以下，說易的人誰肯說周易有一大半不可懂？鄭玄馬融王肅以下，說書的人誰肯說尚書有一半不可懂？古人且不談，三百年中的經學家，陳奐胡承珙馬瑞辰等人的毛詩學，王鳴盛孫星衍段玉裁江聲皮錫瑞王先謙諸人的尚書學，焦循江藩張惠言諸人的易學，又何嘗肯老實承認這些古經他們只懂得一半？所以孟真先生說的「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這句話只是最近二三十年中的極少數專門家的見解，只是那極少數的「有聲音文字訓詁學訓練的人」的見解。這種見解，不但陳濟棠何健諸公不會夢見，就是一般文人也未必肯相信。

所以我們在今日正應該教育一般提倡讀經的人們，教他們明白這一點。這種見解可以說是最新的經學，最新的治經方法。始創新經學的大師是王國維先生，雖然高郵王氏父子在一百多年前早已走上這條新經學的路了。王國維先生說：

詩書爲人人誦習之書，然於六藝中最難讀。以弟之愚聞，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一二。此非獨弟所不能解也，漢魏以來諸大師未嘗不強爲之說，然其說終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觀堂集林卷一，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

這是新經學開宗明義的宣言，說話的人是近代一個學問最博而方法最縝密的大師，所以說的話最有分寸，最有効用。科學的起點在於求知，而求知的動機必須出於誠懇的承認自己知識的缺乏。古經學所以不會走上科學的路，完全由於漢魏以來諸大師都不肯承認古經的難懂，都要「強爲之說」。南宋以後，人人認朱子蔡沈的集註爲集古今大成的定論，所以經學更荒蕪了。顧炎武以下，少數學者走上了聲音文字訓詁的道路，稍稍能補救宋明經學的臆解的空疎。然而他們也還不肯公然承認他們只能懂得古經的一部分，他們往往不肯拋棄注釋全經的野心。淺識的人，在一個過度迷信清代樸學的空氣裏，也就紛紛道聽塗說，以爲經過了三百年清儒的整理，五經應該可以沒有疑團了。誰料到了這三百年的末了，王國維先生忽然公開揭穿了這張黑幕，老實的承認，詩經他不懂的有十之二，尙書他不懂的有十之五；王國維尙且如此說，我們不可以請今日

妄談讀經的諸公細想想嗎？

何以古經這樣難懂呢？王國維先生說：

其難解之故有三：譌闕，一也。（此以尙書爲甚）

古語與今語不同，二也。古人多用成語，其成語之意義與其中單語分別之意義又不同，三也。

唐宋之成語，吾得由漢魏六朝人書解之；漢魏之成語，吾得由周秦人書解之。至於詩書，則書更無古於是者。其成語之數數見者，得比較之而求其相沿之意義。否則不能贊一辭。若但合其中之單語解之，未有不齟齬者。（同上書）

王國維說的三點，第一是底本，第二是訓詁，第三還是訓詁。其實古經的難懂，不僅是單字，不僅是成語，還有更重要的文法問題。前人說經，都不注意古文語法，單就字面作詁訓，所以處處「強爲之說」，而不能滿人意。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經傳釋詞，用比較歸納的方法，指出許多前人誤認的字是「詞」（虛字），這是一大進步。但他們沒有文法學的術語可用，只能用「詞」「語詞」「助詞」「語已詞」和籠統的名詞，所以他們的最大努力還不能使讀者明瞭那些做古文字的脈絡條理的「詞」在文法上的意義和作用。況且他們用的比較的材料絕大部分還是古書的文字，他們用

的銅器文字是絕少的。這些缺陷，現代的學者剛剛開始彌

補：文字學的知識，從馬氏交通以來，因為有了別國文法

作參攷，當然大進步了；銅器文字的研究，在最近幾十年

中，已有了長足的進展；甲骨文文字的認識又使古經的研究

添出了不少的比較的材料。所以今日可說是新經學的開始

時期。路子有了，方向好像也對了，方法好像更精細了，

只是工作剛剛開始，成績還說不上。離那了解古經的時期，

還很遠哩！

正因為今日的工具和方法都比前人稍進步了，我們今日對於古經的了解力的估計，也許比王國維先生的估計還要更小心一點，更謙卑一點。王先生說他對詩經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對尚書有十之五。我們在今日，嚴格的估計，恐怕還不能比他那樣的樂觀。尚書在今日，我們恐怕還不敢說懂得了十之五。詩經的不懂部分，一定不止十之一二，恐怕要加到十之三四吧。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比前人更笨，只是因為我們今日的標準更嚴格了。試舉幾個例來說明。(1)大誥開篇就說：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

微子之命開篇也說：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多方開篇也說：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這個「猷」字，古訓作「道」，清代學者也無異說。但我們在今日就不能這樣輕輕的放過他了。(2)又如「弗」「不」兩個字，古人多不會注意到他們的異同；但中央研究院的丁聲樹先生却尋出了很多的證據，寫了兩萬多字的長文，證明這兩個否定詞在文法上有很大的區別，「弗」字是「不」兩字的連合省文，在漢以前這兩字是從不亂用的。(3)又如詩書裏常用的「誕」字，古訓作「大」，固是荒謬；世俗用作「誕生」解，固是更荒謬；然而王引之經傳譯詞裏解作「發語詞」，也還不能叫人明白這個字的文法作用。燕京大學的吳世昌先生釋「誕」為「當」，然後我們懂得「誕彌厥月」就是當懷胎足月之時；「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就是當把他放在隘巷平林之時。這樣說去，才可以算是認得這個字了。(4)又如詩經裏常見的「于以」二字：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于以采芣，于彼行潦。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于以」二字，誰不認得？然而清華大學的楊樹達先生指出這個「以」字應解作「何」字，就是「今王其如台」的「台」字。這樣一來，我們只消在上半句加個疑問符號（？），如下例：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予以采蘋？于沼于沚。

這樣說經，才可算是「渙然水釋，怡然順理」了。

我舉的例子，都是新經學提出的小小問題，都是前人說經時所忽略的，所認為不須詰釋的。至於近二三十年中新經學提出的大問題和他們的新解決，那都不是這篇短文裏說得明白的，我們姑且不談。

總而言之，古代的經典今日正在開始受科學的整理的時期，孟真先生說的「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

論學校讀經

記得十七八年以前，內因袁世凱暴壓後之反動，外因法蘭西一派革命思想和英吉利一派自由主義漸在中國智識界中深入，中國人的思想開始左傾，批評傳統的文學，懷疑傳統的倫理，這風氣在當時的先鋒重心固然是北京，而

懂的東西」，真是最確當的估計。詩，書，易，儀禮，固然有十之五是不能懂的，春秋三傳也都有從頭整理研究的必要，就是論語孟子也至少有十之一二是必須經過新經學的整理的。最近一二十年中，學校廢止了讀經的工課，使得經書的講授完全脫離了村學究的胡說，漸漸歸到專門學者的手裏，這是使經學走上科學的路的最重要的條件。二三十年後，新經學的成果積聚的多了，也許可以稍稍減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也許可以使幾部重要的經典都翻譯成人人可解的白話，充作一般成人的讀物。

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廿四，四，八

傳孟真

中山先生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實給此運動以絕大的政治動向，我們從他當時所表見的議論中清清的看出，他是覺得專是一種文化的革新是不足的，必有政治的新生命，中國才能自立，必有政治的新方案，中國才能動轉。中山先

生提倡「把中國近代化」之功烈是後來中國人所萬不當忘的！此後忽忽十年間，一步一步的左傾，又因內部組織不健全，為共黨所乘，弄到中國幾乎蘇維埃了。則自建業建都以來，政治上要右轉些，本為事理之自然，當為人情所諒解。不料中國人「如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一朝右轉，乃至步步傾之不已，只弄到去年的祀孔！這史不必談，姑談近史。滿清升孔子為大祀而滿清亡，袁世凱祀孔而袁世凱斃。韓退之有句話，「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大凡國家將興，只問蒼生，國家不了，乃事鬼神，歷史給我們無數的例。祀孔還不算完，接着又有讀經的聲浪，這事究竟演化到如何一步，我不敢知，我只替國家的前途擔心。提倡革命的人們，無論左向右的的的，總不免把主張說到極端，到極端才有強烈的氣力，然而手操政權的人們，總應該用充分的知識，健強的理智，操持中道的，中道然後有安定！特別在這個千孔百瘡的今日中國，應該做的是實際的事，安民的事，弄玄虛是不能救國的。

在批評讀經政策之前，有幾件歷史事實應該知道。

一、中國歷史上的偉大朝代都不是靠經術得天下造國家的，而一經提倡經術之後，國力每每衰落的。我們且一代一代的看去，周朝還沒有受這些經典於前代，那時候的

學問只是些禮樂射御書數的實際事件。秦朝焚書坑儒，更不必說。漢朝的締造，一半賴高帝之武，一半賴文帝之文，高帝侮儒，文帝宗老，直到武帝才表彰六經，然而茂陵一生所行，無事不與儒術相反。宣帝以後，儒術才真正流行，東海邊上的讀經人作師作相，漢朝也就在這時節起頭不振作，直到王莽，遍天遍地都是經學。李唐創業，最表彰的是老子，到了玄宗，儒學才在中天，玄宗親自注孝經，玄宗亦親自聽破流關的漁陽鼙鼓。趙宋的太祖太宗都是武人，真宗像個道士，仁宗時儒術乃大行，也就從仁宗時起，仰契丹如上國，有蕃夏而不能制。趙普號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我却不知道他之受南唐瓜子金，教太宗以奪嫡，在半部之外或在內？明朝是開頭便提倡宋元新儒學的，其結果造成些意氣用事的儒生，釀成燕變而不能制。若不是當時外國人不鬧，若不是永樂真有本領，中國又要沉淪了。再看偏安的南朝。南朝的第一流皇帝，一個是純粹流氓劉寄奴，一個是高超儒生蕭老公。劉寄奴到底還滅燕滅秦，光復舊物，蕭老公却直弄到斷送南渡以來的漢人基業。我說這些話並不是蔑視六經論語孟子等之歷史的價值，他們在當年自然有過極大的作用，我們的先民有這些貢獻猶是我們今日可以自豪自負的。我只是說，雖在當年簡單

的社會裏，國家創業也不是靠經學的，而一旦國家充分提倡經學，一面誠然陶冶出些好人，一面又造成些浮文詭化的儒生。不看宋明的亡國嗎？儒生紛紛降案牘，留夢炎本是狀元，洪承疇更是理學人望，吳澄錢謙益則勝國之蓋世文宗也。事實如此，可知在古時經學製造的人物已經是好的敵不過不好的了。或者當時若沒有經術，事情更糟，也未可定，不過當時的經術並無六七十分以上的成績，是件確立的史實。

二、當年的經學，大部是用作門面裝點的，詞章家獵其典故，策論家壯其排場，作舉業的人用作進身的敲門磚。念經念到迂腐不堪的雖然極多，而真正用經文以「正心誠意」的，可就少了！這本也難怪，經文難懂，又不切後代生活。所以六經以外，有比六經更有勢力的書，更有作用的書。即如貞觀政要，是一部帝王的教科書，遠比書經有用，太上感應篇是一部鄉紳的教科書，遠比禮記有用，近思錄是一部道學的教科書，遠比論語好懂。以春秋教忠，遠不如正氣歌可以振人之氣，以大學齊家，遠不如治家格言實實在在。這都是在歷史上有超過五經的作用的書。從孝經一直到那些勸善報應書，雖雅俗不同，却多多少少有些實際效用。六經之內，却是十分之九以上但為裝點

之用，文章之資的。我這些話不是我的議論，更不是我的主張，只是我敘述歷史的事實。若明白這件事實，便當了然讀經的效用，從來沒有獨自完成過。即就維持儒家的道德教化論，在當年五經大半也還是門面的，也還是靠別的书支持儒教。那麼，在當年的社會中失敗了的讀經，在今日反能成功嗎？

三、漢朝的經學是漢朝的哲學，「以春秋折獄」，「以三百篇常諫書」，那裏是春秋三百篇本文所有的事？漢朝的儒生自有其哲學，只拿五經比附出場面來而已。宋朝的經學是宋朝的哲學，自孫復石介以下每人都是先有其哲學，再以經文傳會之，豈特王安石一人而已。漢朝宋朝的經學在當時所以有力量者，正因本是思想創造的事業，本來不是純粹的經學，所以才有動蕩力。清儒之所謂漢學是純粹的經學了，乾嘉的經學也就全無政治的道德的作用了。清末，一面在那裏辦新學，一面在那裏讀經，更因今文為「康梁逆黨」之學，不得用，讀經乃全與現代隔開。上者剽竊乾嘉，下者死守高閣講章，一如用八股時，那時學堂讀經的套話真正成千成萬，少年學生上此課者，如做夢一般。我不知今之主張讀經者，為的是充實國文或是充實道德力量？如欲以讀經充實國文，是最費氣力不討好的；

如欲以之充實道德力量，還要先有個時代哲學在。不過據六經造時代哲學，在現在又是辦不到的事了。

據以上三類歷史事實看去，讀經從來不會真正獨自成功過，朝代的締造也不會真正靠他過，只不過有些愚民的帝王用他籠絡學究，使得韓文公發明「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公式，又有些外來的君主用他破除種族見解，弄到朱文公也在那裏暗用「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稱讚金章宗！

難到相去不遠的舊社會中試驗二千年不會完滿成功的事，在相去如南北極的新社會中值得再去嘗試嗎？

以上是歷史的考察，再就現在的情形論，尤覺這一回事斷不可辦。我的見解如下：

第一、現在中小學的兒童，非求身體健全發育不可，所以星期及假日是不能缺的，每日功課是不能過多的。同時，兒童青年之就學，本為養成其國民的需要，謀生的資格，自然也該把知識教育的力量發揮到最大無害的限度，以便成就其為有用之人。況且現在的世界是列國競進的，若是我們的中小學程度比起歐美日本的同等學校來不如，豈非國家永遠落後，即是永遠吃虧？在這又要兒童青年健康，又要他們程度不比人差的難題之下，原有的功課已嫌

難於安排，若再加上一個千難萬難的讀經，又怎樣辦？挖補自兒童的身體呢，挖補自兒童的近代知識呢？

第二、經過明末以來樸學之進步，我們今日應該充分感覺六經之難讀。漢儒之師說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憑，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說詩書全能了解，有聲音文字訓詁訓練的人是深知「多見闕疑」「不知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麼，今日學校讀經，無異拿些教師自己半懂半不懂的東西給學生。若是教師自己說實話，「不懂」，或說「尚無人真正懂得」，誠不足以服受教者之心，若自欺欺人，強作解事，無論根據漢儒宋儒或杜撰，豈不是以學校為行詐之練習所，以讀經為售欺之妙法門？凡常與歐美入接觸的，或者如我一樣，不免覺得，我們這大國民有個精神上的不了之局，就是不求深解，渾沌混過，又有個可恥之事，就是信口亂說，空話連篇。西洋人並不比中國人聰明，只比我們認真。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一旦拿來給兒童，教者不是渾沌混過，便要自欺欺人，這樣的效用究竟是有益於兒童的理智呢，或是他們的入格？

以上第一件說明中小學課程中「排不下」這門功課，第二件說明「教不成」也。我想，這也很夠反對這件事的

「充足原理」了。至於六經中的社會不同于近代，因而六經中若干立義不適用於民國，整個用牠訓練青年不定出什麼怪樣子，更是不消說的了。以世界之大，近代文明之富，偏覺得人文之精華萃于中國先秦，真正陋極了！

至於感覺目下中小學國文及歷史教材之淺陋荒謬，我卻與若干時賢同意見，這是必須趕快想法的。政府或書店

還應編些嘉言集，故事集，模範人格的傳記以作教訓，以爲啓發。國文，公民，及歷史的教材中，也當充實以此等有用的材料。這些材料不必以中國的爲限，其中國的自不妨一部分取自六經中之可懂的，有啓發性的，不違時代的材料。這就很夠了。

（轉載四月七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請看歐洲獨裁政治的結果

杜光垠

最近一二年來黨內黨外多少人出來倡導實行獨裁政治的學說，而學者中的丁在君，錢端升，蔣廷黻諸先生之鼓吹實行獨裁政治的議論，更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們諸位先生之所以鼓吹實行獨裁政治，不是說非實行獨裁政治，不足以完成建國的大業，就是說如欲達到沿海各省工業化的目的必需實行獨裁政治，再不然就說外國遇到國難時候，實行獨裁政治，我國今日之國難十倍於他國，更非實行獨裁政治，不足以言救亡圖存。細考他們之所以鼓吹獨裁政治，固然因爲內而赤匪橫行，外而強敵壓境，爲着救亡圖存，需要實行獨裁政治，而同時也甚因爲歐美多少國家廢止憲法，解散國會，先後實行了獨裁政治，我

們爲着要貫徹迎頭趕上去的政策，也需要步人家的後塵，實行獨裁政治。我們中國今日所處的時代與國情，有無實行獨裁政治的必要與可能，汪精衛蔣介石兩先生發表過懇切的聲明，胡適之先生也曾慨乎其言之。可惜歐美國家實行獨裁政治的結果，以及各國實行獨裁政治的趨勢，我們至今還沒有聽到怎麼切實的論斷。如果他們實行獨裁政治的結果真是盡善盡美足資取法的，而其他各國也真是爭先恐後的趨向實行獨裁的時候，我們中國就是沒有獨裁的必要，爲着迎合潮流，適應環境，也未嘗不可勉強效法人家實行獨裁。如果他們實行獨裁的結果，不只是不能安內攘外，反來弄得內外夾攻，四面楚歌，慢慢的又趨向於放棄

獨裁，恢復民主政治，我們中國又何必模仿人家已經過時的制度呢？況我們之沒有實行獨裁的必要與可能，已如汪蔣胡諸先生之言，更不必多此一舉的盲從人家了。那麼，討論「民主與獨裁」問題，不只要追問我們中國有沒有實行獨裁的必要與可能，還要看歐美實行獨裁政治的結果如何，趨勢如何，有沒有叫我們仿效的價值。

戰後十幾年以來，民主政治的信用低落，獨裁政治的潮流高漲，歐洲多少國家先後放棄了民主政治，而採用獨裁制度。獨裁制度不脛而走，大有風行一時之概。譬如說千九百廿二年九月墨索尼里取羅馬，得政權，而成立意大利的獨裁。千九百廿三年九月里佛拉 (D. Rivera) 實行苦迭達，推翻舊政府，而造成了西班牙的獨裁。千九百廿六年五月皮爾蘇斯基 (Pilsudski) 政變推翻魏凱 (Wielki) 內閣，而成立了波蘭的獨裁。千九百廿六年十二月吳德馬拉 (Woldmaras) 借着武力，實行苦迭達，推翻內閣，解散國會，廢除憲法，而成立了立陶宛 (Lithuania) 的獨裁。千九百廿九年一月亞力山大鑑於國內黨爭劇烈的破壞國家統一，乃解散國會，廢止憲法，而成立了猶哥斯拉夫的獨裁。千九百三十三年一月道爾夫斯以內外形勢緊急，停止國會開會，限制個人自由，而造成了奧地利的獨裁。而

千九百三十三年一月廿八日與登堡總統之任命希特勒組織內閣，實行獨裁制度，更張大獨裁的聲勢。同時期，匈牙利的貝斯倫 (Bethlen)，希臘的潘葛羅斯 (Panagos) 和葡萄牙的沙拉查 (Salazar) 也爭先恐後的實行獨裁。就是在民主政治號稱發達的英法兩國也都有了實行獨裁的要求與運動。「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天下！」

但是他們各國實行了獨裁以後的對外關係真進步了麼？國內政治真也穩定了麼？請先言國內政治，他們各國之所以放棄民主政治，而實行獨裁政治，原是因為他們國內政治上黨派的紛爭妨害議會政治之進行，工人失業和罷工之日趨嚴重，足以破壞社會經濟的組織。所以不得不實行獨裁政治，以取締黨派的紛爭，救濟失業工人。孰知黨爭和失業問題，原因複雜，不是獨裁所能完全解決的。譬如說在今日世界經濟時代，工人之失業乃是世界各國工商業不景氣的結果，如果各國工商沒有起色，一個國家自己實行了獨裁也不能完全解決工人之失業問題。千九百三十三年希特勒當權以後，任憑他怎樣大刀闊斧的取締百貨商店，驅逐猶太種人，但是其他國家工商業之不振，和德國對外貿易之跌落，總使他解決不了工人失業的問題，而他減少現有工人工作時間，分給失業工人的一種辦法，不只是

沒有解決了失業問題，反因減少工人收入，影響工人生活，而加重了德國的工人問題。他們實行了獨裁以後好像似制止住了工人發生罷工，但是不發生罷工的國家真比發生罷工的國家健全麼？那就須看制止住的罷工的種類，和解決罷工風潮的條件如何了。如果國家動輒以武力解決罷工，雖可以消滅罷工風潮，但總是妨害國家經濟之發展，所以沒有罷工並不見得一定是國家經濟之發展，就失業與罷工兩項問題而言，他們實行了獨裁以後，不只是沒有完全解決了以前的問題，而且他們解決失業與罷工問題的方法本身都成問題。再就黨爭問題說，他們實行了獨裁以後表面上雖是消滅了他們的反對黨，但是實際上他們依然還是有他們的反對黨。處於在野的時代，他們一黨爲着對外起見，聲或可以團結一致，但是一朝當權，他們自己黨內怕就因爲意見之不同，而起左右兩派之爭。且是他們取締的反對黨之投機加入自己黨內，更容易引起黨內的紛糾。謂予不備，請看事實。希特勒當權以後，國社黨內意見不同，就慢慢的分化成了左而傾社會主義的急進派，右而傾向國家主義的保守派。希特勒之取締共產黨與社會黨轉使他們一齊加入國社黨，以致造成了國社黨和衝鋒軍中共產黨和社會黨反對保守派的局面。而黨外日本代表的國家主義派

又有聯合一致反對國社黨的趨勢，不只是黨內有派，而且黨外又有黨。希特勒當權後之取締反對黨，原指望消滅黨外之黨，黨內之派，而取締之結果倒造成了黨外之黨，黨內之派。德國實行了獨裁後之沒有消滅黨爭也如此，其他實行獨裁的如俄，意，土等重要的國家也沒有完全消滅了他們的反對黨，而俄國黨爭尤烈，共產黨開除了托羅斯基派，又出來任尼諾夫和柯尼乃夫反對史他林，最近因刺殺案之又提訊任，柯二人，尤足以証明蘇俄黨爭之激烈。千九百二十九年亞力山大之實行獨裁，原期以獨裁的鐵腕去消滅克羅德，斯拉凡兩族人反對塞比亞派的黨爭，不料獨裁五六年不只是沒有消滅了克羅德反對黨人，而他個人反死於克羅德暗殺黨人之手，這又是獨裁沒能消滅反對黨的一個例子。

在對外關係方面講，他們實行了獨裁以後之整軍經武的準備對外，雖然提高了他們國家在國際間的地位，但是他們對外的言論與行動之橫衝直撞可給他們自己添加了少敵人，在世界上惹起了多少糾紛，而他們之所以要橫衝直撞對待他們的隣國，在他們自己也有他們不得已的苦衷。因爲獨裁政府的存在雖不依靠民意之擁護，但需要時時的使人民唱采叫好，以壯他們獨裁的聲勢，而維持他們獨

裁的存在，可是治安之維持，罷工之停止，和火車之按時等政治上的平凡問題，都不足使人民唱采叫好，而要使人民唱采叫好，必須拿着摧鋒陷陣，殺敵爭城一類動人聽聞的話頭，去刺激群眾，催眠群眾。再一說實行獨裁的人爲着維持住自己的威風與尊嚴，總得誇示自己如何威武，人家如何不中用，就使人家威武而自己不中用的時候，他也不敢長人家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羅哲士教授在他的危機政府書裏說，如果他不誇示自己的威風的時候，他好像就示弱於人了。且是也和他平時印入英國人心目中那副威風凜凜的像片不符合了。所以墨索里尼對外的言論總帶着誇示自己威風的意味，有一次他說：法西斯蒂革命

還敢以槍刺刺入意大利敵人的頂背。

又有一次他說：

你們有來福槍，你們有小槍，你們還有機關槍；這都是攻城陷陣的利器。

他在言論上這等霸道橫行，怎能禁人對他「側目而視」？

言論上的霸道橫行，已使隣國惴惴不安，而他們行動上的橫衝直撞，更惹國際間的仇視。他們行動上怎麼橫衝直撞，凡是熟悉近十幾年來外交史的人們大概都能道之。墨索里尼當權後對外的政策卻可以充分的表現此種事實。譬如

說千九百廿三年大使會議所派遣的意大利代表於行抵希臘時被刺身死，說起來也算不了什麼了不得的嚴重問題，但是墨索里尼以此借口，強佔希臘的柯府島，並轟炸廢棄炮台，屠殺無辜百姓，這已經夠強橫的了。而於國聯理事會設法調處此案時之聲言反對理事會過問此事件，更足以表現其悍然不顧公理正義的一副獍獍面孔。千九百廿八年墨索里尼反駁奧國內閣總理西培爾（V. Seipel）關於泰羅爾問題抗議的言論，也夠兇很的了。墨索里尼下令禁止泰羅爾人之使用德文德語，已經違背了和約上保護少數民族的精神，而於隣國代泰羅爾鳴不平的時候，反聲色俱厲的責斥隣國，更不是和協隣國的道理。他怎麼樣的橫暴兇狠，請看他的言論：

下次我就要以行動代替說話了。……一個自尊的國家絕不能忍受這樣的干涉。

最近數月來意大利之對亞比西尼亞也可以表示墨索里尼行動的橫衝直撞了。兩國一時誤會衝突，本來不是什麼大的問題，兩國不能直接解決，還可交由第三者居中調處。不圖於英法竭力周旋之際，意大利調兵遣將，實行動員，開赴東非，這也未免小題大做了吧，或許醉翁之意不在酒，別有懷抱吧。而從他的言論也可以看出他的強道的口吻了

。據本月廿三日他在法西斯黨演說道：

吾人和平之願望係以數百萬之槍刺為根據。吾人對於任何情勢，不能無準備。對於實現吾人宿運之一切障礙，吾人將一律排除之。

希特勒當權以後對外的行動也是同樣「鹵莽滅裂」，例如在他自傳裏聲言德國之聯合英意攻擊波法，明白指出攻擊的對象，是多麼鹵莽的表示呵！他當權以後之積極的援助奧國國社黨奪取奧國政權，以實現其併吞奧國的目的，結果造成了千九百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慘殺道爾夫斯的大政變，這是多麼蠻橫呵！而希特勒之於本年三月十六日宣言廢止和約第五部份軍事條款，成立國防軍十二軍團，計三十六師，並即時恢復強制兵役制，悍然不顧和約與國際間的輿論，而單方面的廢止軍事條款，以與世界為敵，這又是多麼胆大的挑戰行動呵！墨索里尼對待希臘，奧地利和亞比西尼亞與希特勒對待奧地利，都很有引起戰爭的可能，而希特勒之悍然宣言廢止軍事條款，更足以破壞國際和平，但以調處有方或是因為時機未熟，墨索里尼希特勒雖是強橫無禮，還未致於引起戰事，然亦險矣。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到最後之橫衝直撞，幾次的幾乎引起戰爭，如果世界上多少國家都廢棄民主，而採用獨裁的時候，他們對

外都是橫衝直撞，怕是更要破壞國際和平了。獨裁對外政策是這樣的不利於國際和平，而在內政上又是那樣無有真實的進步，這是鼓吹實行獨裁的人們所應該注意的。

此外，歐洲獨裁政治最近的趨勢，也是鼓吹實行獨裁政治者應該注意的。在前幾年意大利，西班牙，波蘭，猶哥斯拉夫，匈牙利，希臘，葡萄牙，德意志多少國家爭先恐後的爭着實行獨裁政治，和英法等憲政發達國家也發生了要求獨裁政治的時代，世界上政治潮流誠然是傾向於實行獨裁政治之一途，不過是近二三年以來世界上政治潮流，好像又有了轉而傾向放棄獨裁，恢復民主政治的趨勢。千九百三十四年一年中間歐洲政治上的變化尤其表現此種趨勢。譬如葡萄牙之廢止獨裁，恢復民主。猶哥斯拉夫於馬賽慘案後之慢慢的放棄獨裁，恢復民主政治。英國毛斯雷的法西斯運動的信用之墮地，法蘭西二月間要求實行獨裁政治之失敗，以及六月三十日希特勒清黨之表現德國國社黨之內閣，七月二十五日奧國政變之表現德意兩獨裁巨頭之火併等等事實都可以證明法西斯主義之瀕於破產，以及歐洲多少國家之又轉而傾向於放棄獨裁，恢復民主政治的趨勢。歐洲獨裁政治的趨勢如此，結果如彼，我們還能再仿效他們的獨裁制度？

論劉景桂殺人案

俞大綵

自從劉景桂女士慘殺滕爽女士的半發生後，幾乎無日不在各報上讀到關於這件慘案的新聞。婦女界之不憚煩勞，費盡心思，在報上滔滔大發其議論，而為劉解釋其殺人之用心，加以憐憫者，尤不乏人。我頗不能明白她們用意之所在，且覺得她們未免把這件事情的頭緒看亂，輕重看錯了。因此，對於劉景桂之殺人行兇，我也有幾點簡單的意見，不得不說。

(一) 看來遙明是個舉動無聊，沒有道德的男子，對於女子用情不專，又具玩弄女性的性質，若報上所記的不錯，他正是這樣。法庭的檢察官總會查出他所見的律條，加以起訴懲罰。社會上對他的判裁是應當的。不過，因遙明之不是，或有罪，而欲減輕劉景桂之犯罪責任，而對劉之兇惡慘酷行為轉加以原諒，是絕對說不通的。遙明犯罪是一件事，而劉犯罪又是一件事；處遙以刑於一件事，而判劉以刑又是另一件事。兩人的事，兩人的罪，各自作，各自受，不能互相影響的。劉景桂與滕爽本不相識，劉見棄於遙，只能責遙對已用情不專。至於滕爽，只不過「一個

劉自己一般不幸的女子，為遙明所玩弄，而墜其術中者，有何罪辜可言？而劉因失歡於遙，竟預謀多日，決然以七槍慘殺素不相識無辜的滕爽，其兇惡殘酷，使人戰慄！其事為通常的爭風吃醋，其術為極度的險賊凶狠。我們若看清遙之捨劉取滕，只是遙之自由意志所決定，非一弱女子如不幸的滕爽者所能強迫，則可知滕爽對此兇事既不負若何之責任，即不能減輕劉氏之罪名。

(二) 不錯，劉景桂殺人的伏因是為復仇，但可惜錯認仇人，又殺錯人了！假使劉景桂殺的是遙明，我們真要驚異而讚歎，覺得她遭遇可憐，贊她的勇敢可佩，我們對她的同情，也還值得。而劉因被棄於遙明，恨之入骨，竟一味野蠻，將一素昧平生的弱女子七槍擊死。行兇後又自誇其辭，謂之復仇，且承認不諱，謂本想殺遙明，因為她自己係一弱女子，而遙明則一勇武男子，恐力不從心，故殺滕爽以洩其恨。這話說得真正可恥，而說者猶不自覺其可恥！由這幾句話，可知劉之為何等人物！我以為如此的「復仇」不但不能表示其有勇敢，反而表示其為畏怯。以畏怯

之心，行洩憤之意，槍不打在遠明身上，而打在滕女士身上。劉如殺遠明，乃是勇敢，劉之殺滕，只是畏強欺弱。如果劉要求滕來決鬥，猶可說，乃竟乘人不備，行其狡謀，這不是半夜裏在路上截殺人的手段和用心嗎？

(三)我以為中國婦女運動的前途頗繫於此運動中之見識與做法。如果我們婦女只是一味同情於一切婦女，不分別一件事的原委，不從一件事的遠大處看，恐怕不能漸漸擴大國人對於婦女運動之同情反而容易引起反抗。即以歐洲的事情論，歐戰前不是婦女運動高唱得最熱鬧嗎？歐戰後婦女算是普遍的得到政治平等了，然而因為或者已得平等的婦女們未能盡其所負之責任，在幾個法西斯的國家裏竟引起了一種反動，女子的地位又漸漸沉下去了。且看近來希特勒的立法，不是有些地方與婦女作對嗎？中國的婦女運動若想她的前途昌明，必須從大處着想，必須處處站在道理上。值得維護而未得維護的女子，固然應該我們女子奮勇的維護她，支持她，如不值得維護的女子，徒然因為她是一個女子，便去維護她，支持她，豈不墮落了婦女運動之神聖使命，白白與人以譏笑！即如劉景桂一案，不見得劉是值得婦女界同情而支持的。若婦女界用情如此廣泛，支持這樣一個雖受男人愚弄而更對不起一個弱女子的女殺人者，並且託庇在婦女運動口號之下，這是不是能得到社會上普遍的贊許，是不是能服男子之心？若輕舉得為人不可重視了，豈不是給後來的反動者一種資料？豈不是給中國將來的希特勒添一點限制女子權益的理由？

☆ ☆ ☆ ☆ ☆

蘇俄旅行記 (十四)

丁文江

圖喇

莫斯科盆地的煤田與鐵廠

莫斯科盆地的煤田在科學上有特別的興趣，對於中國地質尤其有密切的關係。第一，歐美的主要煤層在中石炭

紀；下石炭紀大抵不包含煤層，所以在這種地層裏面沒有煤鐵。惟有莫斯科盆地的煤層都在下石炭紀裏。中國的煤田屬於古生代的大部分是上石炭紀或是二疊紀，但是在雲南的東部，廣西的東北部，湖南的中部和廣東的北部下石

炭紀也含有煤層，如雲南宜良的二龍戲珠煤礦。廣西富川賀縣的西灣煤礦都是最著名的例子。因此中國西南部下石炭紀的地質與莫斯科盆地相同的點出乎意料之外的多。第二，普通古生代的煤層因為成立的時代極其久遠大抵都變成烟煤，或是無烟煤。煤是木頭變的：第一步是變成泥炭，第二步是褐炭，第三步是烟煤，第四步是無烟煤。以前許多地質學者以煤炭變質的深淺與地層的時代有密切的關係；時代越古，變質的程度越深。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不是事實，因為例外很多。但是石炭紀和二疊紀的煤至少已變為烟煤，是世界的通例。惟有莫斯科盆地的煤層還是一種褐炭。換言之就是變質極淺。不但是煤層如此，就是煤層上下的地層也是如此；經過了二三百兆年，泥還是泥，並沒有變成石岩；沙還是沙，並沒有變成砂岩。

莫斯科盆地的煤田在蘇俄不算重要。離舊日的工業中心如此之近而革命前出產不過一百多萬噸。這是因為煤層是褐炭，用途不廣，而且只有一層，平均厚度不過兩公尺有半。實行第一次五年計畫以來，也曾極力的擴充。到一九三二年已經增加到二，八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三三年預計可以到四，二五〇，〇〇〇噸。產量的增加所以能如此神速是因為煤層離地面極淺；平均不過五十公尺。因此

開新井比較容易。也因為煤層很淺，所以不值得有複雜的設備，不值得開產量很大的井。舊日的井都是二公尺寬，三公尺長的長方形，用半噸的煤車運輸，一切設備都很簡陋——很像中國的土窖。為管理上方便，全盆地分做五區：

一，Keganotich 區 有十一井，每井每日產煤二百至三百噸。

二，Donskoy 區 有三個(?)舊井，每井日產煤四百至五百噸。一個新井，每日產一千二百噸。另外新計畫兩井，一九三四年七月可以出煤。將來每井日可產二千五百噸。

三，Skatinsky 區 有六個井，每井日產煤三百噸。

四，Scherbinsky 區 有兩個井，五號每日產九百噸，六號產四百噸。

五，Balakovsky 區 尚在探礦中，沒有正式出煤。我們參觀的就是第四區的第六號井。這一區是在莫斯科盆地的西部，距圖喇最近。我們從托爾斯托衣家裏出來已經昏黑，上燈以後方到鐵場。鐵場一切的建築都很簡陋：工程師辦公室因為有許多工人不斷的進出，也很不容易

維持清潔。除了同來的伊格那托夫先生及駐礦的工程師外，地質探礦局又令駐在本礦工作的一位女地質家皮司特喇克(Pratt)夫人指導。她已經等候得不耐煩。等到我們換上下礦的衣服，點上安全燈，把井下的礦圖和地質圖看明白了，已經八點多鐘。

礦井是長方的，深不過四十六公尺。罐籠與容半噸的煤車。井下秩序頗好，但是運輸的方法各種皆有：人工，騾子，循環鐵索；頗足以代表過渡時代的狀況。挖煤大部分是手工。新近安了一付壓煤的機器，還在試驗期中。井下工人只有一個管運輸的是女的，此外全是男人。

礦井既是很淺，通風自然是好的。加之沒有水，沒有煤氣，所以開採的工程極其容易。不過煤層的底是泥，頂是沙，都很鬆軟；支柱因之用的很多。據礦上的工程師告訴我，每噸煤出井的成本為十四盧布，而支柱用的木頭每噸要攤到〇、九〇盧布。如是支柱要佔成本的百分之六、四。比普通中國的煤礦要多到三倍。這還是因為莫斯科附近就產木頭，木價很便宜，才能如此。若是在缺乏木材的中國，支柱的成本當然還得增加。

全礦的煤層很平——傾斜不過幾度。兩公尺的煤中間雜着一薄層的土。採礦時須把土揀去。有時煤層忽然不見

。經過若干尺的沙，然後又遇見煤。初看起來，似乎是普通所謂斷層，但是沙兩邊的煤層高下並無變動。仔細研究的結果知道沒有煤的部分是成煤之後地面所發生的水道。煤層本來是連成一片的。以後水道所經過的地方煤先被水沖去，再淤上沙，所以成功現在的狀況。

井上的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時。井下則不過六小時。井下的工資用一種標準遞加法。每一工作煤面(Working face)都有一產煤的標準。標準的數目看採煤的難易而定。工人工作六小時，得工資五、七五盧布，但是所挖的煤至少須達到標準數目。挖煤的數量超過標準的百分之十，則加給〇、五七五盧布；超過百分之二十，則加給一、五〇盧布。再多則每過百分之十比例遞加。所以井下工人的最低工資為每月一百七十二盧布有半。多的聽說可以到五百盧布。

我們在井下大約兩小時。上到地面已經十點半過了。伊格那托夫先生問我道，「丁先生幾點鐘吃午飯的？肚子怕餓了罷？」「一點多鐘吃的。」「啊呀！我趕緊叫他們預備點東西吃。」但是吃飯以前先得換衣服，洗面洗手。地方不大，又雜了兩位女人，只好輪班。而俄國洗面洗手又有一種特別的法子；洗面的地方也有面盆，盆底也有塞子

可以開放。但是水不是倒在盆裏的。而盆的上面安得有一個水箱，水箱前面有一根小水管；開了龍頭，就有一股很小的水線流到盆裏來。洗面洗手的人把兩手放在水管龍頭與面盆之間，照着流水洗着。如此一盆水至少可以洗五個人。是省水的妙法。但是一個人洗面所需的時間也增加幾倍。俄國人用這種法子洗慣了，大有非如此不過癮之勢。所以不但沒有自來水的地方普通用這種方法，就是莫斯科的大旅館裏，新式洗面具上面也預備着一個小流水管子。

好容易洗完了面回到食堂裏去。這是兩間屋子；外面一大間是工人食堂；裏面一小間是專門技術人員用的。我們走到裏間坐下。接着就有人拿黑面包，牛奶，紅茶，雞蛋來。我餓极了，不管他甚麼，拿到就吃。吃飽了方才看見我們所座的屋子，也是白木棹子，粗木地板，與工人食堂並無分別。我對主人說道，「工人食堂到也很乾淨。」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微微的歎息道，「要使他更乾淨點也並不容易！」

吃飽了，辭謝了主人，同布拉哥佛林，亞布羅哥夫和伊華努華小姐坐汽車回到團喇。到了旅館已經十二點多了。我佔了一個「雙床的」臥房。打掃得也還潔淨。棹子上又插着一大瓶鮮花，可惜鋪蓋太陳舊了，草褥子也不很平，

團喇則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污穢。我正要脫衣服上床，布拉哥佛林來說，「蹲下來吃晚飯！」走到食堂裏一看，一張長棹子，鋪着雪白的格布，擺滿了各種的冷食 (Cold set)：白麵包，黃油。接着是菜湯 (Borscht) 牛肉扒，馬鈴薯，火柿子，糖蘿蔔，烤雞，點心，燒酒 (Vodka) 鱈魚 (Naran)——一棹真正的盛席。原來西布羅哥夫是奉著地質探鐵局的命令，那晚在團喇請我吃晚飯，預先派了一位事務員乘火車從莫斯科把菜帶了來的。我懊悔不應該在鐵上把黑麵包雞蛋吃多了，又不能却主人的盛意。只好吃了一盆菜湯，喝了兩杯鱈魚。我同行的三位男客，一位小姐和公使館的汽車夫（當然是同棹的吃飯）却各自飽餐了一頓。

九月十一日一早起來，汽車夫來報告，公使館的汽車，經過昨日的大工作，出了毛病，送進煤鐵管理局的車廠修理去了。最早要到十二點方始可以修好。於是亞布羅哥夫向鐵廠管理局借了一部汽車同着一位工程師去參觀Kosyogorav 鐵廠去。這鐵廠在團喇的南十一公里。昨日到煤礦去往返都要經過，因為沒有時間，所以留到今日早上。同行的這位工程師是一位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沿途對我講共產的成績。「不幾年蘇俄就變為世界第一工業國了

。現在富農已經消滅將盡，農業大部分集團化工業化，糧食問題不久可以完全解決了。到那時候，個人盡他的能力服務於社會；社會看各人的需要供給個人。據我所知中國人對於蘇俄的事情很隔膜。丁先生你不知道，我們對於中國有深切的，普遍的研究。中國政治首領的蘇俄知識，還不及蘇俄普通人民對於中國的認識。」

不到半點多鐘就到了 Korgovskiy 鐵廠。這是蘇俄最舊式的廠，只煉生鐵，不煉鋼。舊有兩個一百七十噸的化鐵爐。四個月前完成了一個新的四百噸的爐子。所以目前每日可以產生鐵七百多噸。焦炭是要從多奈治(Donetz)煤田來的，運路約為一千公里。鐵礦是附近產的，但是褐鐵礦成分很低；每噸一噸只含鐵百分之四十四。平時每百噸要加克利華衣羅克(Krivoy Rog)來的百分之六十二的富鐵十二噸同煉。每噸生鐵耗焦炭一·一八噸。新爐成功以後曾經單用本地的褐鐵礦，也有相當的成功，但是每噸生鐵要用焦炭一·三五噸。每噸生鐵的成本是九十盧布。

講到蘇俄的工資和成本，我不能不加以說的。單講工資的多寡是沒有意義的。兩個人工資相同，而在蘇俄國家裏的身分不同，則工資的購買力完全是兩樣的。普通的用品全靠合作社——因為社裏的物價比普通市場要低到五六

倍不等。合作社有許多種類等級，身分越高的人，他所進的合作社裏面貨物越多，物價越廉。假如你不能做任何合作社的社員，六百盧布的工資還抵不上一百盧布——每天兩磅麪包在合作社裏買一個月十二盧布。在普通市場六十盧布還不夠；合作社的好壞與地理也有點關係：物產豐富的地方照例合作社要好一點，工人是享受頭等待遇的人；他所進的合作社是頭等的——尤其是採鐵工人。合作社如此，住房亦復如此。所以工人每月拿二百盧布，要比普通人拿四百盧布的還要舒服。

工業的成本因此就不容易計算的了。譬如說每噸煤的出井費是十四盧布，這是單包括工資材料管理費而言。工資之外工人的麵包是由政府用一個盧布兩磅半買給他的。政府的麵包成本究竟幾何？工人的住房是二十五盧布一間租給他的。政府的建築費修理費究竟若干？這是假定盧布在世界市場上有真正的價格的。事實上又不是如此。照政府的官價一個盧布值兩個馬克，莫斯科的「黑兌換所」四個馬克可以換一百個盧布。拿現金百貨店的價目與普通市場比，七個半盧布才抵到一個馬克。我們要研究蘇俄工業的成本究竟拿那一種貨幣來做標準呢？例如我上面所說十四盧布一噸的煤，九十盧布一噸的生鐵，照官價兌換算

起來合中國錢三十元與二百元。然則蘇俄的煤鐵成本比中國要貴四倍，當然是不對的。但是究竟蘇俄煤鐵的成本是多少，是沒有法子可以知道的。

參觀了鐵廠，回到圖喇，汽車還沒有修好。一直等到十二點半方始出發。順原來的路回去仍舊在塞爾甫哥夫吃

編輯後記

適之

△國立山東大學政治學教授杜光坦先生寄了一篇長文來，敘述歐洲獨裁政治的結果。我們本來說過希望民治與獨裁的討論暫時作結束了。杜先生的文章雖然頗有贊助民主主張的嫌疑，但因為他敘說的是歷史事實，所以我們破例刊登了這篇文章。

△近來讀經問題頗引起了一點注意。傅孟真先生最近發表的「論學校讀經」是很值得讀的，所以我們轉載在這裏，我也因為這篇文章的啓發，補充了一篇文字，幫他做一個吶喊隊員。

△陶希聖先生最近（四月二日，四日）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爲什麼否認現在的中國」，是批評我的「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他的論題，我至今還不很明

白。但他的結論說我「爲了反對陳濟棠的讀經，便否認人們把中國當作一個單位來看一切，那是遷怒，不是邏輯」。如果我的原文（獨立第一四五號轉載）有可以使陶先生得這結論的字句，我很抱歉。但我要鄭重聲明，我是因爲不滿意於中國固有文化而反對讀經，並不是因爲反對某人的讀經而反對十教授的文化建設論。

△討論劉景桂壽人案的作者俞大綏女士是傅孟真先生的夫人。

△我們收到了北京大學教授毛子水先生的一封來信，討論一個「別字」，他說：

編輯先生：

獨立評論第一四三號了一君「文字的保守」文中

第五卷

風學要目

第三期

安徽先賢傳記教科書編纂經過
 安徽先賢傳記教科書初稿
 唐代文學批評研究初稿
 文字學上中國古代方言勾沉
 舊山隨筆
 安徽才媛記略初稿
 美國國會圖書館規程
 金氏花近樓書目解題
 陳東原等
 羅根澤
 丁興濬
 姚永樸
 光大中
 驗友信譯
 金友信譯

定價：全年十期連郵
 二元
 發行：安徽省立圖書館

半月評論 第一卷 第五期

目錄

中國三國家舉行的統一……持平
 德意志恢復武裝……張秉勳
 中國生產統計機關之統一問題……褚一飛
 我國地方外交行政機關之沿革……邱祖銘
 日俄懸案果能解決耶……李景泌
 外交之另一解……逸詩

定價：每冊大洋四分
 每季一元二角
 每半年二元四角
 每年四元八角
 發行：南京 行發總
 門東水佐營 號一里樂康

行政院農復村會報

第二卷 第十號

全國合作事業專號
 論會紀(編上)
 會議之經過(則十)
 審查報告及原提案(編下)
 (則五)

定價：每冊三角
 二十年三冊全
 發行：南京 行發總
 本會秘書處

內政消息 第八號 要目

一、縣政府裁局股科進行之概況
 二、司法院解釋另以處分改變土地原狀
 三、山西省警務處考核各級警察官吏
 四、行政執行法疑義之解釋
 五、行機速捕人犯程序
 六、各省市辦理地政近況
 七、中央古物會議決懲治盜掘地下古物辦法
 八、防治江北黑熱病經過之概況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總發行：內政部印刷發行處

北平市政府 統計特刊 第三期 目錄

甲 農業統計 (十項)
 一 戶口 (四項)
 二 地產 (四項)
 三 地租 (二項)
 四 土地 (二項)
 乙 借債 (六項)
 丙 附錄 (六項)

定價：每冊大洋二角
 北平市政府秘書處 發售